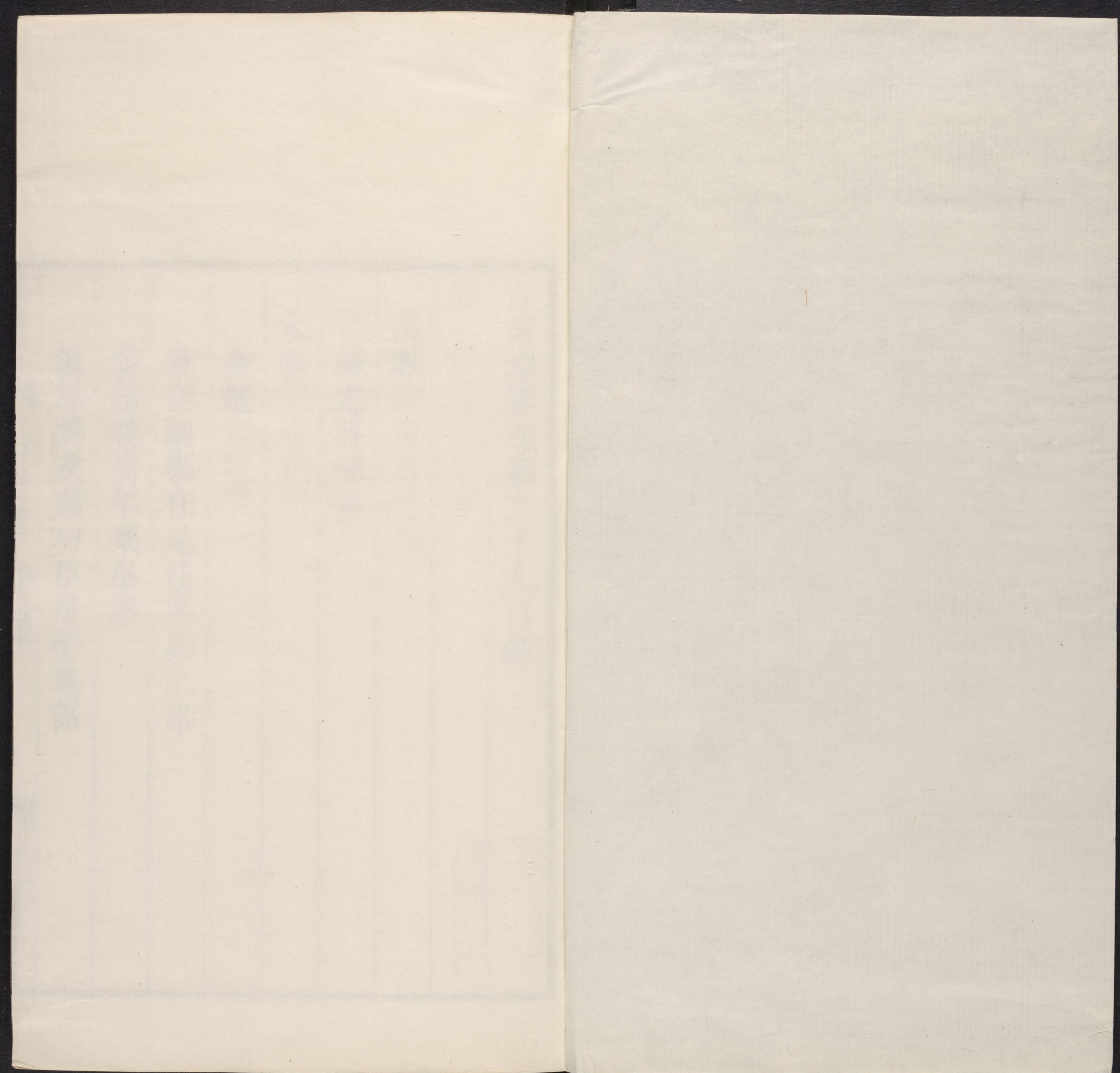


75232.08 / 4603



古文淵鑿卷第二十九目錄

唐

卷第二十九目錄

高祖

朕朕古手帥

睿修定科律詔勅

太宗

五帝勳贊

金鏡

帝勳贊

致仕朝叅在見任本品上詔

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誠厚葬及賜功臣陪塋地詔



褒李大亮書

帝範序

帝範後序

晉宣帝傳贊

太晉武帝傳贊

睿宗

高褒魏知古手制

勞畢構璽書

古明皇帝

發宣撫使勅

求賢良詔

誠勵風俗勅

焚珠玉錦繡勅

勅朝集使

勅朝集使

處分朝集使勅

升孝經正義序

肅宗

肅讞獄詔

代宗

增修學宮詔

大赦詔

德宗

亢旱罪已詔

褒功臣詔

君臣箴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武宗

毀佛寺制

獄詔

代宗

增修學宮詔

大赦詔

德宗

充學罪已詔

選勳臣歸

先宗臣箴

額太保母表實錄傳輜功碑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九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風關外史凡立史莫此為先自魏國餘對

唐

唐古國名周成王母弟叔虞封於唐其地為帝

古

隴西成紀人與李弼等佐周代魏有功皆為柱

使

其功封唐國公以其子昞襲封昞卒子淵襲封

革

起兵克長安隋恭帝進封唐王遂受隋禪國號

高祖

諱淵字叔德史稱高祖之



漢高入關除秦苛
法唐祖受禪修隋
律令一代創興以
刑法為重務其規
模可概觀矣

瓊山丘濬曰自
魏李悝作法經
六篇蕭何加以
三篇為九章後
世作律者本以
為宗劉劭行漢
律為魏賈充參
魏律為晉唐長
孫無忌等聚漢
魏晉三家擇可
行者定為十三
篇自名例至斷
獄此唐刑書之
制度也

高修定科律詔

舊唐書高祖起太原除隋大業以來苛政約法二十條及受禪

天詔納言劉文靜與朝士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又制五十三條務在寬簡後又敕僕射裴寂蕭瑀等撰定律令亦惟正五十三條格入於新例餘無所改武德七年下詔

古不云乎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故九疇之叙興於夏世兩觀之法大備隆周雉門兩觀即象魏也正月布法之地所以禁暴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先自戰國紛擾恃詐任力苛制煩刑於茲競起秦并天下隳滅禮教恣行酷烈害虐蒸民宇內騷然遂以顛覆漢氏撥亂思易前軌雖復務從約法蠲削嚴刑尚行菹醢之誅猶

設錙銖之禁安民之化實有未弘刑措之風以茲莫致爰及魏晉流弊相沿寬猛乖方綱常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彫皆由法令湮訛條章混謬自斯以後寓內分崩戎馬交馳未遑典制有隋之世雖云釐革然而損益不定疎密無準鮮式章程罕能甄備加以微方曲致覽者惑其淺深異例同條氓庶失其輕重遂使奸吏巧詆任情與奪愚民妄觸動陷羅網屢有釐革卒以無成朕膺期受籙寧濟區宇永言至治興寐為勞補千年之墜典拯百王之餘弊思所以正本澄

臣熙曰斟酌繁
省矯正差違方
成一代令典高
祖開國之初留
意科律創業貽
謀識先務矣

源式清流末永垂憲則貽範後昆爰命羣才修定科
律但今古異務文質不同喪亂之後事殊曩代應機
適變救弊斯在是以斟酌繁省取舍時宜矯正差違
務從體要迄茲歷稔撰次始畢宜下四方卽令頒用
庶使吏曹簡肅無取懸石之多秦始皇衡石量奏讞
平允靡競錐刀之末子產鑄刑書叔向詒書曰民勝
殘去殺此焉非遠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太宗

諱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史稱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金鏡

鋪陳治道以自考鏡故以金鏡名篇

唐之太宗致治幾
於三代之隆今覽
金鏡所載其於處
已行政用人之道
亦何其見之明而
言之詳也此所以
追蹤往古歟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
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
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
漢暴君使人慄慄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
欲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
不常者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
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治亂之本源足爲明鏡之
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
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

子京宋祁曰唐
有天下幾三百
年可謂盛矣豈
非人歟隋亂向
蒙德澤繼以太
宗之治制度紀
綱之法後世有
以憑藉扶持而
能永其天命歟

子京宋祁曰唐
有天下幾三百
年可謂盛矣豈
非人歟隋亂向
蒙德澤繼以太
宗之治制度紀
綱之法後世有
以憑藉扶持而
能永其天命歟

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
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若以遨遊將為任使
以任使將為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
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為愛也人云桀紂耽於聲色
予將為不好也何以知之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不
終於一世以此為不好也舜禹壽命於終樂畢於世
予謂之愛也夫人有強躁寬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
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
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稟其善

性也幽厲桀紂乃為炮烙之刑剝孕婦剖人心斲朝
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為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
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射吳起
曰昔有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
恃眾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仁
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不仁乎為
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心以萬邦為意理人
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
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

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沉沉。定無凌空之効。若使各令遂志。不失其能。古人云。欲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揀材。為棟梁。以小材為榱橈。所有中尺寸之木。無棄。中適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夫德為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

臣正治曰。歷陳炯戒得失。昭然猶有湯盤武銘之餘意。宜其致貞觀之治也。

之路為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是而言。足為永誠。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郟子文。王學於號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歲。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已如仇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甞忘。王莽偽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孫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出宮女。放禽獸。時稱明主。及得志。麤暴驕盈。好酒色。中外失望。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毀在不遙。

臣德宜曰張九齡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斯篇申明法戒於治忽源流無不畢照名曰金鏡信矣

臣德宜曰張九齡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斯篇申明法戒於治忽源流無不畢照名曰金鏡信矣

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闇主高祖攝衣於酈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逢則被誅於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荀子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闇主護短而尤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

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蝨螟為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觀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爪為犧千里降雨大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曰為君難或曰為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眾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

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禍。帝乙武乙也。為偶人以射天。獵於河

雷震死殷紂致飛沙之焚。紂大聚樂戲於沙丘。後武王伐之。衣其寶玉。赴

死而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

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為之哀。覩其勞苦。

不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

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

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為

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為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

眾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材。知惡不

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

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為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周勃封

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嗇夫漢文帝時。虎圈嗇夫。不任上林之

令。舍短取長。然後為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

性。不同古今。奔馳貴賤。不等為上之孝。與下豈均。上

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

舜孝也。不為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為宣尼所善。孔

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如斯

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以安國。管

臣廷敬曰。本謨訓之義。而暢其辭。綜史傳之迹。而撮其要。囊括無遺。閱整有條。非覃思治理者。不能有此詳至也。

臣乾學曰太宗
英睿絕世天姿
近道其論治術
皆匠心獨造而
關合古訓茲篇
綜貫經史旁及
百家而以考古
自鏡為名蓋不
自滿假之義也

臣乾學曰太宗
英睿絕世天姿
近道其論治術
皆匠心獨造而
關合古訓茲篇
綜貫經史旁及
百家而以考古
自鏡為名蓋不
自滿假之義也

蔡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殺其子以

食桓公管仲曰其子之不愛又何愛於君果亂齊國易牙是也。棄已之命安君

之身。紀信是也。紀信代沛公死挾國謀事以報私讐。袁盎是

也。袁盎怨鼂錯七國反譖之於景帝遂斬錯東市子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

屈原是也。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

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為永鑒。白起為秦平趙。乃被

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

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竭力為國。終罹賜劍之

禍。乃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

陳豨之儔。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

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

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

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理。非惟損已。乃為賢人之

所笑。卑身勵行。實為君子。又為庸夫之所譏。越品進

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眾望以為曲私。任使賢

良。則為偶得。委使庸夫。則言愚闇。言數則謂太繁。辭

寡。則講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寬恕。則法

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

自謂淵之義也
自謂淵之義也
自謂淵之義也
自謂淵之義也
自謂淵之義也
自謂淵之義也
自謂淵之義也
自謂淵之義也
自謂淵之義也
自謂淵之義也

土要荒爲枝葉。畿內乃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傳說，人所希逢。至如鎮積水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愍而不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概，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爲己，卽書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爲嗤也。

致仕朝叅在見任本品上詔

貞觀二年九月

春容雅贍淵淵金石之音

尚齒重舊，先王以之垂範。還章解組，朝臣於是克終。釋菜合樂之儀，東膠西序之制。養老之義，遺文可覩。朕恭膺大寶，憲章故實。乞言尊事，彌切深衷。然情存今古，世踵澆季。而策名就列，或乖大體。至若筋力將盡，桑榆且迫。徒竭夙興之勤，未悟夜行之罪。其有心驚止足，行堪激厲。謝事公門，收骸閭里。能以禮讓，固可嘉焉。內外文武羣臣，年高致仕，抗表去職者，叅朝之日，宜在本品見任之上。

叙意屬辭婉切暢
悉殊覺情文生動

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貞觀三年四月

百行之本。要道惟孝。一言終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長。寬仁之令行焉。齊禮道德。恥格之義斯在。朕爰自幼年。夙稟庭訓。豈徒學聞詩禮。因令匡定家國。是以提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戮鯨鯢於原野。拔蒸黎於塗炭。雲雷締構。備嘗夷險。仁發於心。義形於色。大敵必勇。匪爲身謀。大憝必誅。志安天下。太上皇留情姑射。尚想軒轅。駐蹕大安。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使朕正居紫極。顧惟虛薄。辭不獲免。祇奉制詔。負展當朝。乃眷宮宇。

載懷水谷。未明求衣。乙夜忘寢。靜思七政。言念九功。何以答上天之心。稱嚴君之志。庶欲勤恤典刑。舉直錯枉。允釐人瘼。親賢用能。拯濟困窮。抑損澆僞。開直言之路。廣不諱之門。聞所未聞。日慎一日。望人皆見。德變於志。道若一物。失所一人。有惡則朕躬之責。訓道不明也。朕聞書曰。至誠感神。况於兆庶乎。比聞遠近黔黎。恥爲盜賊。州縣囹圄。多並空虛。豈由德教至此。自是人心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朕往因征伐。行天下多矣。每見村落丘墟。未嘗不撫膺歎息。自登

臣英曰。唐詔令較兩漢雖繁簡。質文有異。而克已宏物。意不殊於文景。此誼主之所同也。

九五不許橫役一人唯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長幼有序敬讓興行其孝義之家賜粟五石高年八十已上粟二石九十已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婦人正月以來生男者粟一石鰥寡孤獨不能自存逃戶初還歲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人或正直廉平刑清訟息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已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慎法前王所

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誠厚葬及賜功臣陪塋地詔

貞觀十一年二月帝以漢制豫

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志在儉葬乃豫為山陵終制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壽者修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

形壽以百齡為限含靈稟氣莫不同焉皆得之於自

然不可以分外企也是以禮記云君即位而為柩禮

弓篇注柩謂地棺親尸者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為此棺也。柩蒲歷切莊生

云勞我以形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通賢深識末

深情內蘊麗藻外敷

三言
典限非許
今人香青
今人香青
今人香青

臣士奇曰温藹
處令人懷剴切
處令人奮有關
典則非特仁人
之言

代以來明辟蓋寡靡不矜黃屋之尊慮白駒之過並
拘多忌有慕遐年謂雲車易乘義輪可駐異軌同趣
其蔽甚矣有隋之季海內橫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
朕投袂發憤情深拯溺扶翼義師濟斯塗炭賴蒼昊
降鑒股肱宣力提劍指麾天下大定此朕之宿志於
斯已畢猶恐身後之日子子孫孫習於流俗猶循常
禮加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寢陵今
預爲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嶷之山足容棺而已積以
歲月漸而備之木馬塗車土桴葦籥事合古典不爲

時用又佐命功臣或義深舟楫或謀定帷幄或身摧
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
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
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
之義恩意深厚古人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
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以秘器
使窆窆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

褒李大亮書

大亮涇陽人隋末爲龐玉行軍
兵曹後歸李密高祖入關用爲

士門令貞觀初以太府卿出爲涼州都督
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

溫純深潤詞不煩
而意甚摯

水窓劉友益曰
自昔人君喜悅
其臣往往賜以
金帛今李大亮

密表獻鷹之事
而帝以荀悅漢
紀賜之夫漢紀
乃一史籍之微
者耳而特賜之
見太宗之屬其
臣以義而不以
利也豈不休哉

迷天位之不易敘
王業之艱難垂訓
後昆特為深切

日陛下絕遊畋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
意耶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帝
嘉之賜答時
貞觀三年

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
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
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
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
若一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小雅小
明之篇
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
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瓶金盃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

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
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觀典籍賜
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叙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為政
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帝範序

貞觀末年撰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一君體二建親三求賢四審官五納
諫六去讒七誠盈八崇儉九賞罰十務農
十一閱武十二崇文日飭躬闡政悉在其
中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之君臣所以
撫育黎元鈞陶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

眷命曆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
 嬀薦唐堯之德。玄圭錫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八
 百之祚。呂氏春秋文王時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素靈表瑞。漢啟重世之
 基。漢高帝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斬之由此觀之。帝王之
 業。非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版蕩。海內分崩。先皇以
 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
 握天樞。然猶五嶽含氛。三光緝曜。豺狼尚梗。風塵未
 寧。朕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
 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魚鱗之陣。朝臨鷓翼之圍。

升庵楊慎曰。太宗親與高祖定天下功。莫大焉。而惓惓於典籍。已知為文治之主矣。且目擊隋之所以亡。故切切於貽厥孫謀之意。其有唐三百年之基本乎。

敵無大而不摧。兵何堅而不碎。剪長鯨而清四海。掃
 攬搶而廓八紘。乘慶天潢。登暉璇極。襲重光之永業。
 繼大寶之隆基。戰戰兢兢。若臨深而御朽。日慎一日。
 思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
 有乖。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陽之任。謂高宗以晉王立為皇太子
 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朕每思此為憂。
 未嘗不廢寢忘食。自軒昊已降。迄至周隋。以經天緯
 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燧焉。所以披
 鏡前蹤。博覽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誠云爾。

意既切至文復典
正純雅

身之胡三省曰
太宗自疏其所
行之過差者以
戒太子可謂至
矣然太子病於
柔弱好內乃無
一言及此一警
策之人莫知其
子之惡信矣

南湖丁奉曰古
帝王之治莫不
以女寵為戒下
及五伯亦禁妾
為妻太宗作帝
範可謂備悉矣
而女寵獨不與
者豈其好色之
心自有所諱言
歟厥後高宗立
武后幾傾唐室
蓋國家之禍出
於人主之所諱
言者大抵然也

帝範後序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綱安危興廢咸在茲焉古人有
云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是以
暴亂之君非獨明於惡路聖哲之主非獨見於善途
良由大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俯從其易
不得力行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處其難不肯安
居其易故福慶流之故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欲悔
非於既往惟慎禍於將來當擇哲主為師毋以吾前
為鑒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祇為其下自非

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已來所缺多矣奇麗服玩錦
繡珠玉不絕於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臺深池
每興其役此非儉志也犬馬鷹鷂無遠不致此非節
心也數有行幸以亟勞人此非屈已也斯數者吾之
深過勿以茲為是而取法焉但我濟育蒼生其益多
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損少人不怨功大過微德未
虧然猶之盡美之蹤於焉多媿盡善之道顧此懷慙
况女無纖毫之功直緣基而履慶若崇美以廣德則
業泰身安若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且成遲敗速

者國基也。失易得難者，天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帝範序二篇。宋寶曆天聖間著作郎韋公肅學士宋綬皆常錄進。

晉宣帝傳贊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魏武帝為丞相，辟文學掾，歷事文帝、明帝、輔齊王芳，誅曹爽，位至相國，封安平郡公。薨，晉國初建，追尊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晉書太宗御撰，有制四篇。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

選詞厚緝而大義
相繩處殊自嚴正
不磨

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己，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懿受命伐公孫文懿於遼東，魏明帝問往還幾時，懿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擒孟達於盈旬。蜀將孟達降魏，復謀叛，懿攻之，旬有六日而克。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眾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其中幟，方發憤心。蜀相諸葛亮出斜谷，與懿相拒於五丈原，亮數挑戰，懿不出，亮遺以巾幟，婦人之服，懿乃怒，請決戰，杖

臣熙曰論斷精
確能令晉宣心
折高文卓識自
見精彩

節當門雄圖頓屈

魏帝不許出戰遣衛尉辛毗杖節立軍門魏軍終不得出

請戰

千里詐欲示威

亮曰彼原無戰心所以請戰者欲示武於眾耳

且秦蜀之人

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

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

猶遁

亮卒於軍蜀軍已退懿猶不敢逼進至赤崖乃知已死蜀人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良將

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

委

黃初六年魏文帝征吳懿以撫軍錄尚書事留鎮許昌詔曰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謂懿如蕭

何留守關中也

崇華甚霍光之寄

魏文帝疾篤懿受顧命於崇華殿之南堂遺輔明帝

猶霍光受漢武帝命輔昭帝也

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

終棟梁是屬

明帝將殂引懿入嘉福殿托以齊王芳

受遺二主佐命三

朝既承忍死之託

明帝曰死乃復可忍我忍死待君

曾無殉生之報

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

嘉平元年齊王芳謁

高平陵曹爽從懿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奪其兵因勒兵迎帝收爽誅之

貞臣之體寧若

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

愚言智於取遼而

愚於拒亮也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

謂忠於崇華之

命而負嘉福之托也是

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

二者其心皆不可問

王導告晉明帝以創業之始明

定業

石勒曰吾終不效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

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

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咄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晉武帝傳贊

文淵浩渺而反覆
抑揚於當時情事
最為穩切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卣御宇。敷化導民。以佚

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八年二月。禁彫文綺。

組非法之物。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

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文帝辟劉毅爲相國掾。不就。人

謂忠於魏武帝。以忠謇正直。用爲諫官。裴楷對武帝曰。陛下未比德於堯舜。以賈充之徒在耳。帝爲出充。

稽紹許奇。雖仇讐不棄。稽紹父康。不應司馬文王之辟。文王怒。因事誅之。山濤薦

紹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遂用爲秘書丞。泰始三年。帝有事於太廟。太常卿許奇爲中領軍。允之子朝臣

言允受誅於先王。奇不宜在左右。帝反稱奇才。擢祠部郎。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

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

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

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

越為墟。帝以馬隆為武威太守。討河西羌。隆渡溫水。獲樹機能。大人。猝跋韓等。萬餘落皆降。龍驤

將軍王濬下石頭。孫皓面縛出降。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

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

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而斯起。見土地之

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洽。不知

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洽而忘危。則洽無常。洽

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

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

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

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

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史言充無公

取容。帝用為太尉錄尚書事。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楊駿以右

將軍。勢傾天下。帝疾篤。后奏以駿輔政。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

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謂八王相攻。棟梁回忠而起

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

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元帝渡江。居建業。神州赤

臣德宜曰。晉武開創。未見立國遠猷。于寶言其苟且。合斯篇觀之。得失較然。

縣翻成被髮之鄉。劉石相繼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

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

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

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

惠帝為太子朝廷咸以為不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

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奸謀太子不令內外皆屬

勗勸帝遣攸之國意齊王攸中書監荀迷王渾之偽策

遂出攸於青州齊王攸請除劉元善言於帝曰大晉方表信殊俗奈何

以無萌之疑殺侍子示不弘帝乃止心屢移於眾口

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

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

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

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

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

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

慷慨焉

睿宗

諱旦高祖第八子始封殷王徙封豫王武

后廢中宗立以為嗣中宗復位進號安國

相王尋即帝位在位三年

舊唐書先天元年上畋獵於

褒魏知古手制

渭川知古獻詩以諷上手制

清辭簡指悠然自
遠

褒之兼賜物五
十段用申勸獎

夫詩者志之所以寫其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
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由斯道予頃向
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
或展三驅之禮易比王躬親校獵聊以從禽以從禽
也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欵誠夙著其孰能
繼於此耶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獎

勞畢構璽書

畢構傳景雲初召拜左御史大
夫轉陝州刺史復授益州大都
督府長史兼充劍南道按使所歷州府咸
著聲績睿宗聞而善之璽書嘉勞兼賜袍

帶并衣
一副

條數弊源洵為探
本之論而文采爛
然使人耳目一新

我國家創開天地再造黎元四夷來王萬邦會至置
州立郡分職設官貞觀永徽之前王猷惟穆咸亨垂
拱之後淳風漸替永徽咸亨皆高宗年
號垂拱武后年號征賦將急調
役頗繁選吏舉人涉於浮濫省閣臺寺罕有公直苟
貪祿秩以度歲時中外因循紀綱弛紊且無懲革弊
乃滋深為官既不擇人非親即賄為法又不按罪作
孽寧逃貪殘放手者相仍清白潔已者斯絕蓋由賞
罰不舉生殺莫行更以水旱時乖邊隅未謐日損日

臣廷敬曰勞構
之盡職而敦勉
告戒何其誠摯
奉公之臣觀此
當益自奮勵

益徵斂不休大東小東杼軸爲怨就更割剝何以克
堪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爲上魏略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犍牛歲餘
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後漢書孟嘗爲合浦太守郡
以採珠爲業先時太守貪穢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
死者盈路孟嘗行今之從政以充車聯駟爲能或交
化一年去珠復還結富豪抑棄貧弱或矜假典正樹立腹心邑屋之間
囊篋俱委或地有椿幹梓漆或家有畜產資財卽被
暗通並從取奪若有固恡卽因事以繩粗杖大枷動
傾性命懷冤抱痛無所告陳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
有貴要所囑未能不避權豪或有親故在官又罕絕

於顏面載馳原隰徒煩出使之名安問狐狸未見埋
車之節揚清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蘭莫別官
守旣且若此下人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彫殘更甚卿
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
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並能盡
節似卿如此百郡何憂乎不理萬人何慮乎不安卿
當益堅勿爲後顧朕嘉卿直道今賜袍帶并衣一副

明皇帝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始封楚王後爲臨淄郡王睿宗卽位立爲皇太子尋嗣位

在位四

十五年

典正之論而辭涉
華腴則質文損益
風會使然也

水心葉適曰史
稱明皇始終之
異性習相遠以
開元治而天寶
亂也開元不得
言治但盛爾杜
甫謂憶昔開元
全盛日小邑猶

藏萬家室稻米
流脂粟米白公
私倉廩俱豐實
宮中聖人奏雲
門天下朋友皆
膠漆百餘年間
未災變叔孫禮
樂蕭何律是唐
人之論本以開
元為盛不以為
治也盛與治相
近而不同鴟鴞
小楚之詞百世
後讀者常悲哀
痛楚周所以有
成康功用也家
禍深則創艾切
君臣相戒克已

發宣撫使勅

太極元年明皇即位尊睿宗為
太上皇改元先天大赦命宣撫

使畢構等
巡行天下

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內有公卿。允釐庶績。外有侯
伯。司牧羣黎。猶懼至道不孚。淳風或替。故有巡狩之
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省方察俗。用能遐邇咸乂。情
偽無遺。於變時雍。率其道也。朕祇應嗣德。恭守帝圖。
上稟過庭之謨。下憑士庶之力。竭精思理。兩載於茲。
興逮小康。漸躋至化。而區宇遐曠。風教未周。負辰長
懷。責深在已。近者奸回構釁。竊起蕭牆。宗社降靈。應

時殲殄。

謂討韋
氏之亂

今又恭承聖訓。總統大猷。率彼百官。

齊茲七政。恐倉廩不實。禮節未興。吏靡息於貪殘。人
或滯於幽枉。永言於此。明發疚懷。今卜征未及時。邁
仍遠。宜分輜軒。慰撫黎庶。畢構等並操履。公清識具。
明允。茂績彰於歷試。嘉譽滿於周行。宜膺行李。載光
原隰。所至之處。申諭朕心。并令屏絕浮華。敦崇仁厚。
務修孝悌。勤事農桑。耆老鰥惇。征人家口。不自存者。
咸加恤問。德舉言揚。唯賢是急。若有良才異等。藏器
下僚。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審知才行。灼然者。各以名

念治治而後盛
敬河保矣
意既纏綿而言皆
雅令

聞凡百牧宰洎乎吏人咸悉朕心各敬廼事勤則不
匱仁遠乎哉勉矣勗之以副朕意

求賢良詔

上之臨下道莫貴於求賢臣之事君功豈踰於進善
所以允凝庶績式靜羣方成大厦之凌雲濟巨川之
沃日故周稱多士著美風謠漢號得人垂芳竹素歷
觀前代罔不由茲朕雖宵分輟寢日旰忘食勉思政
術不憚劬勞而九域之至廣豈一人之獨化必佇材
能共成羽翼雖復羣龍在位乾六位皆龍非獨九五故曰羣龍振鷺

充庭周頌振鷺于飛仍恐屠釣或違適軸尚隱詩衛風考槃

碩人之邁考槃在陸碩人之軸未殫巖穴之美或委丘園之秀所以

屢廻旌帛頻遣搜揚推薦之道相尋而虛佇之懷未

愜永言於此寤寐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

所知其有抱梁棟之才可以丹青神化蘊韜鈴之略

可以振耀天威資道德之方可以獎訓風俗踐孝友

之行可以勸率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胄蓄

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直言無

隱履清白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

臣乾學曰丘園
束帛見於易象
弓旌之典足以
輔制舉所不及
明皇條為八科
收攬彌廣較之
西漢尤為明備

清靜不擾和平不
爭王道之成何以
加此

取人以器求才務適所司仍具爲限程副朕意焉

誠勵風俗勅

開元二年正月

朕聞天爲大者莫先於育物育最靈者莫甚於愛人故樹之后王以康兆庶朕緬鑒前列深惟遠圖懼德之不修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臨泉壑然則疇咨命於四岳黜陟存乎三載旣以百姓爲心明非一人獨理今之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循良之迹著不賢者任之則愁苦之聲作每冀精於所擇委之俞往豈時或頽靡苟且尚多而吏之殊尤寂寥不嗣靜言

臣英曰唐勅朝
集使多以戒勵
風俗爲重斯獨
標括諸篇大義

政要朕用憮然間歲水旱周於郡國倉廩不蓄閭閻荐饑加以出攝頗多冗官增弊至於處置皆憑刺舉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久在外藩頻有昇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課最超等必議昇遷循默守常必裁貶黜昭昭賞罰不可不慎屬冬朝禮成春事方起朝集使等俾還所蒞欽若朕言官寮間或幹濟清苦或貪濫侵漁灼然稱職及不稱職並委都督刺史審察奏聞罔或阿容自貽悔咎諸道雖遣使存問尚切憂

勞牧宰等深體朕懷各宜隱恤交至乏絕者速量事
優當公私債負停徵至秋州縣差科務減常日昔國
僑相鄭以至和平曹參相齊貴於清靜清靜則不擾
不擾則和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恥愛費而與休
息除煩而從簡易自當農者歸隴畝蠶者勤紡織既
富而教乃克有成道德齊禮不遠斯復庶幾在位弘
朕此心凡厥遐邇各令委息

焚珠玉錦繡勅

開元二年六月內出珠玉錦
繡等服玩於正殿前焚之

朕聞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彫文刻

英茂鴻駿亦古人
貴五穀而賤金玉
之意

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
害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
終歲不制衣則寒饑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
得以有其人哉朕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
盱忘食未明求衣思使返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
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
之咎致有漿酒藿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習
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所化從好不從言是
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

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朴是使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司令鑄為鋌仍別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並即焚於殿前用絕浮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况於凡百有違朕命其宮掖之內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齊高帝嘗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勅朝集使

開元七年三月朝集使還本任勅之

此
之辭
故宜
諄切
如
此
是寄
一不
稱職
則
此
兆人
何賴
焉教
勅
此

朕聞天生蒸民薄於四海天有成命孚於萬邦必內立公卿外建侯伯后非賢罔使賢非后罔事借耳以廣聽假日以遐覽則諭上旨通下情庶政諧而羣萌樂矣由是三考黜陟百官會疑昔之訓然耶朕以薄德祚膺寶位受乾坤之顧荷宗廟之靈凜乎若涉春冰如馭朽索責在司牧所賴分憂曷嘗不想望賢才馨香至化七年於茲矣咨爾羣岳實邦之良服勤政圖深佇嘉績豈為吏罕久與人未信何由異絕寥寂

厥聲恭惟永圖。當副虛矚。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漢宣曰。庶人安於田里。無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以爲太守數易。則下不安。誠哉是諭矣。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特加。情寄尤切。故躬饗庭內。則飲食宴樂。幣帛筐篚。入至朕前。則敷衽以陳。命席而對。所冀仁且不遠。言之必行。以副朕憂勞之心。託卿勤恤之助。卿等宜慎厥始。成厥終。往欽哉。祇守而典操。一州之統。分六條之察。念茲在茲。用光我班瑞之命。有賞有罰。朕無戲言。

勅朝集使 開元八年二月

辭義何等殷切。是不欲僅奉行故事者。明皇初政。所以蔚然可觀。

朕聞諸禮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其道然也。朕以虛薄。祇膺景命。荷宗社之靈。當億兆之責。曷嘗不早朝晏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躋於仁壽。則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計吏還州。與之陞見。示其賞罰。錫以筐篚。亦云命而已矣。而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綱。分典刑獄。爲政煩苛。頃歲不登。合議蠲復。部人有訴。便致科繩。縣長爲言。仍遭留繫。御史推按。遽以實聞。虐政弊人。一至於

臣熙曰親民莫如守令因朝集而申微之重其事也王言愷摯想見臨軒宣命足使百僚傾聽

此朕夙夜兢惕匪遑寧居尋遣使存問其諸道有損處已量加賑恤水旱不時實朕之過惠養失所分刺之由是用黜綱於嶺裔傲彼羣岳朕於蒼生若保赤子爲之均田邑制廬井必欲其時和年登遠安邇肅託於牧宰代以躬親故歷難其官誠經國致理之意也夫德惟善政政在養人故土煩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必也寬恕貴乎清淨諸刺史都督宜問疾苦拯窮貧杜畋漁察冤獄至於賦役務從減省深刻爲事人何以堪私惠苟行法或將墜理須折衷用

存楷式其百姓有便者隨事條奏朕將親覽焉欽爾有官各勤爲政如風化允穆課績殊尤當擢之不次旌乃厥美凡百庶邦敬聽朕命

處分朝集使勅

開元八年

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佈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茲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惇俗有國

吏治所賴以振飭者全在敷奏明試之時不如此深切鄭重安能致理故知臨軒勅遣非屬具文也

臣德宜曰董仲舒云郡守縣令所以承流宣化上愛民而下不恆則奉行之過也詔諭聳切想見開元勵精之治

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今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遙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優恤倉廩惟實賦役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屬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逋相勸勉遵此

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

孝經正義序

明皇撮先儒釋孝經尤要者爲注解至天寶二年頒行天下仍

書八分御札勒於石

碑今尚存

西安府學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說經之家往往鑿空騁異使聖人之道不明於天下此能深斥其流弊而文亦簡貴可傳

東發黃震曰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今文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是為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皇自注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

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漢除挾書之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五傳：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四詩：毛詩、韓詩、齊詩、魯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踳，乖也。駁，錯也。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

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

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莊子曰：道隱於小成，言隱

於榮華。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

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

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韋曜，吳郡雲陽人，本名昭，仕吳，至中

書僕射侍中，王肅，王朗之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太常，虞翻，會稽餘姚人，仕吳，以儒學聞。

劉邵，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劉炫、明安國之本。劉炫，河間景城人，周除殿內將

軍，仕隋，歷太學博士，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陸澄、譏康

成之注。陸澄，吳郡吳人，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初澄以晉荀昶所學為非，鄭康成所注，請文藏秘

臣正治曰孝治天下古今未有以易之也明皇崇尚經術而獨重孝經親為製序可謂知本

書王儉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

會五經之旨趣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約文敷暢義則

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

源不殊五孝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之孝也是以一章之中凡

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

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肅宗

諱亨明皇第三子天寶中安祿山反即位於靈武在位七年

謝獄詔舊唐書寶應元年三司用刑連年流貶相繼河北叛畏誅不降肅宗後悔

因有此詔

至理之代先德後刑上懼然以臨下下欣然而奉上

禍亂不作法令可施去聖久遠薄於教化簡書填委

獄訟煩興苛吏舞文寃人致辟思欲刷恥改行厥路

無由豈天地父母慈愛之意也朕主三靈之重託羣

后之上夕惕若厲不敢荒寧內訪卿士外咨方岳日

不暇給八年於茲而大道淳風鬱而不振四郊多壘

連歲備邊師旅在外役費尤廣賦役轉輸疾耗吾人

困竭無聊窮斯濫矣下庶暗昧不見刑網戎士在軍

有惻怛之思故文情條暢

臣廷敬曰意指
藹然辭格渾穆

未習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實繁。徃犴之間。未詳事實。吏議不決。動限時月。傷沮和氣。屢彰咎徵。此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上失其道。而繩下以刑。敢不罪已。以答災眚。人者。君之統體。害之則君有所傷。刑者。教之補助。失之則人無所措。慮有冤濫。慘然憂傷。用明慎罰之典。俾弘在宥之澤。其天下見禁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釋放。左降流人。移隸等。委司奏聽進旨。如聞州縣官比來率恣行麤杖。不依格令。致死殞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自今已後。非灼然蠹害。不得輒加非理。所司嚴加糾察。以聞。

代宗

諱豫。肅宗長子。初名俶。封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後立為皇太子。肅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十六年。

增修學宮詔

永泰二年正月。即大曆元年。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壞。故有是詔。

治道同歸。師氏為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造之士。皆從此途。國之貴遊。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然後揚於王庭。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置於周行。莫非邦彥。

金華之餘加意文
學不惟收拾人心
自是立國本務

水心葉適曰肅宗暮年天下之勢將亡幸而有代宗以廣平王統帥收兩京功在諸將上材練沙而資寬仁又能沉斷蓋良主也所以不治而愈亂者不知其禍在置藩鎮既不能收反更成之故也藩鎮已成自無治法六軍諸將並補國學其遂足為治乎

播告之文語義加詳而名理亦復斐

樂得賢也。其在茲乎。朕志承禮體。尤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虔行。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徒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閔焉。今寓縣又寧。文武並備。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使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浸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為奉義方。修德立身。是資藝業。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資稟。負經來學。宜集京師。其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可並補國子學生。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選行業堪為師範者充。

大赦詔

大曆七年三月乙酉。雨雹。大風拔樹。丙戌夜。月蝕太微。乙未。遂有此詔。

躋於道者。化淳而刑措。善於理者。綱舉而網疎。朕涉道未弘。燭理多寐。嘗亦遐想太古。高挹玄風。保合太和。在宥天下。蓋德薄而未臻也。是用因時以設教。便俗以立防。務盡平恕。用申哀恤。又化淺而多犯也。加以邊虞未戢。井賦猶繁。荒廢之際。寇攘斯起。遂令園

臣乾學曰月令仲夏之月百官靜事無刑此後世暑月省刑之令所自昉也代宗修復古制惠及來茲其德遠矣

土嘉石之下。積有纍囚。竹章牙簡之中。困於法吏。屬盛陽之候。大暑方蒸。永念狴牢。何堪鬱灼。所以沮傷和氣。感致咎徵。天道人事。豈相遠也。如聞天下諸州。自春以來。或憊時雨。首種不入。宿麥未登。哀我矜人。何恃不恐。皆由朕過。益用懼焉。惕然憂嗟。深自咎責。所以減膳徹樂。別居齋宮。禱於神明。冀獲嘉應。仲夏之月。靜事無為。以助晏陰。以弘長養。斷薄決小。已過於麥秋。繼長增高。宜順乎天意。可大赦天下。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一切釋放。

德宗

諱适。代宗長子。初為天下兵馬元帥。封雍王。以功兼尚書令。後立為太子。代宗崩。即

位在位二十六年

亢旱罪已詔

興元元年秋。蝗遍野。草木無遺。冬十月亢旱。乃下詔。

文辭贍潤而有真意。流貫其間。命令之佳者。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頃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綿歷三時。蠱蝗繼致。彌亘千里。菽粟翔貴。稼穡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切痛傷。徧祇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祠。非救災之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舛謬。忠良鬱湮。暴賦未蠲。勞師靡息。事或

思老成之功烈而
欲圖列其容儀亦
所以勸後勵世也

無益而重爲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蝕有一於茲
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萬姓何辜重罹饑殍
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自
今視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並宜減省不急之務一
切停罷除諸軍將士外應食糧人諸色用度本司本
使長官商量減罷以救凶荒俟歲豐薦登卽令復舊

褒功臣詔

貞元五年

昔我烈祖乘乾坤蕩滌掃隋季荒蕪體元御極作人
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

臣英曰華瞻是
唐詔今所長此
特緯以古穆之
氣

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義用端命於上帝付
畀四方王業旣成泰階旣平乃圖厥容列於凌煙閣
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
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
構見老臣遺像顛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
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
與世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
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神龍元年彥範等
率羽林兵討賊就
東宮迎中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勳臨
淄
宗復位

有訓誠之誠有勸
勉之義上下勤恤
庶幾盛世遺風

王入誅韋庶人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子儀

幽求預參大策平安史今李晟等保寧朕躬晟平李懷光咸宣力肆朱泚之亂

之亂函音石勤光復宗祏祏藏主石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

錄孰旌厥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其曷敢

怠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象於舊臣之次

君臣箴僕射杜希全出為靈鹽節度使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

以賜之君臣箴

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

極駿命不易總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

能獨鑑一日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

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啓沃之所

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讜言者逆耳讒諛者伺側故

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彼輕

舟烝徒楫之亦有和羨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

師覆車之軌予其懲而詩周頌小毖篇予高以下升其懲而毖後患

和由其受惟君無良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牽裾魏后

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辛毗切則有

禽息竭忠碎首禽息薦百里奚於秦穆公不見納穆公

悟而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從之

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令既出而焉悔鼓鐘

在宮聲聞於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詩訪落篇將負展以

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爰匡舜禹近茲魏徵

佑我文祖君臣協德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丕緒

臣哉隣哉爾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輟此禁衛

殿於大邦出鎮靈鹽戀闕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

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方總被干鹵鹵櫓通備於八章

即希全所獻宣父有言啓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欵器或

誠以詞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於爾志與金鏡而高

懸太宗作金鏡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愼厥終汝其

夙夜期保朕躬無日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

應千里攸同導彼遐徐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

功既往既來懷賢忉忉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朱泚反據京師興元元年三月

帝幸梁州自行在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自東渭橋薄都城擊賊

破之六月遂收京師晟遣大將吳詵迎帝至是優詔賜晟第帝紀其功自文其碑

天有柱以正其傾地有維以紐其絕皇王有輔佐以

叙戡定之烈奕奕精采文雖以偶麗

見勝而西京遺軌
猶存

濟其艱難。非命曆所歸。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大勳。非暴亂弘多。不足表忠節。非奸猾熾焰。不克展雄才。天與事肆會。然後臣功著。而王業興焉。高祖太宗。拓跡垂統。掃乾坤之沴氣。拯生靈之塗炭。其受命也正。其布澤也寬。六宗丕承。六宗謂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克廣前列。雖遇屯否。化危成安。二百年間。五夷大難。由內以正宸極者。再自外而復都邑者。三山岳降。神雲龍叶契。繼生賢哲。保定邦家。神龍中。諸武擅權。碁間王室。則有若扶陽王彥範等。推戴中宗。紹復洪

業

神龍元年。則天后疾甚。司刑少卿桓彥範等。發兵誅嬖幸。迎中宗復位。遷太后於上陽宮。景龍

末。嬖韋窺國。瀆紊乾綱。則有若徐國公幽求等。左右

玄宗。掃除兇穢。

景龍四年。韋后弒中宗。玄宗時為臨淄王。與朝邑尉劉幽求討平之。天

寶之季。盜起幽陵。翠華南征。潼關不守。

天寶十五載。安祿山自范

陽西犯。哥舒翰敗於靈寶。賊入關。玄宗幸蜀。

廣德之際。戎軼邠郊。皇輿東

巡。鄂宮罷警。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陷隴右。至邠州。代宗如陝州。吐蕃入長安。則有若

尚父子儀等。殄殪醜逆。冊肅宗於岐。

肅宗遵馬嵬之命。即位於靈武。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始定興復之計。

攘却蕃夷。翊代宗於陝。

關內副元

帥郭子儀擊吐蕃遁去。上還長安。

建中四祀。

建中德宗年號。寇發上京。暴蔑

人神僭稱名器則有若西平王晟等剪滅大憝廓清中區惟茲數公異時同德道濟於社稷勳書於鼎彝唐之得人於斯為盛東渭橋抵王城東北四十里而國之廩積在焉始晟於此駐孤軍糾羣帥俟時而動一舉成功予是用揚其美而紀其功以明事之有因謀之有素也粵若菲德嗣膺大寶化乖柔遠明不燭幽淮右賊臣李希烈提兵犯順憑陵汝服震壓洛師建中四年正月希烈陷汝州八月寇襄城朕憫將吏之受汙哀烝黎之無訴罔思衛已姑務靖人亟發禁師東征不軌猶慮勝敵

之未勇乃徵涇師以繼之詔徵涇原等道兵救襄城賊泚畜姦覷

隙乘便餌誘貪卒扇結暴徒伺其不虞譟聚犯闕十月

涇原兵過京師作亂擁泚為主朕引咎出次薄犯二畿帝幸奉天泚自將犯奉天

封豕長蛇穴處宮廟磨牙噴毒噬螫害人晟時總偏

師遠戍河朔晟方擊朱滔於清苑遇變即踰飛狐進臨渭北曾不俟召聞難

駿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吞敗亡稔惡之寇雄威勝勢

疾若飈馳屬賊帥昏迷恃眾貪亂誘我蝨賊連謀內

逼朝廷載遷關河長擾豺狼塞路羿澆爭驅人煙絕

於井邑陰燐交於田野物情大駭蕩然靡依晟乃設

禹修方岳貢曰
質茂隆深允稱
天藻

會軍門哭而誓衆國讐不滅無以身爲遂發感激嗚咽流涕天地爲之變色將帥爲之動心軍中較然知有逆順晟乃度公積計私課程賞典定刑章行令自身錄功先下由是勇者奮力智者効謀其氣增倍其心如一屹立堅壁於渭之陽姦逆畏威而震懼忠義奮氣而聳慕分二兇之勢不敢相附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奏請移軍東渭橋懷光卒叛帝再幸梁州晟以孤軍處二賊間爲諸鎮之援俾得自堅時韓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充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晟節度軍聲大振晟之力也二月守暨乎夏五月晟知衆心可用乃揀日饗

士乙未陳師於東郊六月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

光泰如虎如豹如熊如羆兇徒接戰累合皆北倒戈

棄甲罔敵我師晟直抵苑牆開牆二百餘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乘而

殪之摩壘而止戊戌方旭連營進攻賊衆相驚服戰

魄駭登陴而不敢拒闔門而不敢窺晟仗鉞啓行執

桴親鼓斂隍塹排墻垣勝氣兆於風雲威聲振於原

野指顧摧靡盪無子遺布朝旨以寬脇從勵臣節以

誅同惡乾坤傾而復紐皇維弛而更張遷臬聲爲好

音變祆禩爲和氣泚與姚令言率衆西走晟收京師然後閑戎律釐

臣廷敬曰唐碑
版述功之文以
昌黎淮西為第
一此文別是一
格調而弘麗雅
稱足與相配

軍容不誼不諱有嚴有翼搜苑囿殄遺寇清宮門授
彼有司宣言於衆曰龔行天討將以遏亂略去人害
王師所至歌舞從之其或矜勇恃勳作威肆掠是則
以暴易暴夫何賴焉懋功有恒賞違禁有常罰惟國
之令典不得以贖論敢犯令者殺之無捨大將高明
懼取賊妓
尚可孤軍士取
賊馬晨皆斬之爰擇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羣士必
成列尅敵彌日都人莫知徐命有地之官同諭鄜里
士庶聞巨猾之殲殄而迎我師壺觴犒軍如恐不及
者若赤子之保慈母涸鱗之赴洪波或欣而呼或感

而泣吾是以知烈祖積德人懷其深賢臣佐時功濟
斯美晟有興運之略有匪躬之誠有定亂之勳有禁
暴之德俾予從乂垂拱仰成乃冊拜司徒兼中書令
加實封一千戶錄功第一興元元年八月以李晟爲
隴右鳳翔節度等使進爵
西平王序位居首事業編乎史冊德輝流乎頌聲入爲
夔龍出作方召贊賀徽烈中外具瞻而晟居高牧卑
辭滿守約崇讓而勳闕彌耀惡盈而福祿攸歸斯又
明哲之規慎終如始者也夫制敵在謀不在衆感人
以義不以威當天地屯蒙邦家離析援孤者路黨勝

臣乾學曰典雅
嚴重燕許而後
此為傑製

者強羣心囂囂靡所止戾若風動中野波騰滄溟從而拯之豈易爲力於時馬不滿百駟兵不盈萬人無郡邑土田之資無城池險阻之固獨立不懼氣吞羣兇以盡忠誓心以必死勵已以大順率衆以至誠動天衆心攸同天意允答故措軍散地而不可拔致討勅寇而力有餘國危能安軍勝能整古所謂衛社稷者晟其當之播揚休風篆刻貞石俾厥後嗣無忘乃功銘曰

赫矣我唐受天眷命祖功宗德浸澤儲慶窮海請吏遐荒稟令寧一九服惠康萬姓三五以還莫之與盛迨予不類辱守丕圖燭理匪時立誠未孚蠢爾孽臣扇茲潰徒震驚朕師黷穢皇都宇宙沸騰人神睚眦重以統戎誘姦同貫播還斯載歲聿云半天旣悔禍人胥厭亂乃錫元臣夷兇剪叛昏稜茫茫橫流湯湯挺然孤軍在渭之陽我城非完恃順爲防我旅非衆同心爲強由義率人人皆嚮方萬事如一爭先啓行均憤求逞畜威斯張力足勢全時維鷹揚以戰則克以謀則臧指麾之間羣醜潛亡鯨鯢旣平宮室旣清

軍伍無聲。都人不驚。成功禁暴。自昔稀有。實天生德。彰於厥後。洋洋令名。茲為不朽。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秀實為涇原節度使。朱泚反。秀實陰結劉

海賓姚令言何明禮共圖之。不克舉。笏擊泚。遇害。興元二年。親銘其碑。

豈義正大播辭詳
整可以植綱常勵
風教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為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乎衛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於社稷。獨斷勦兇。慝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昊穹錫慶。敷佑皇家。重振紀綱。再激汗俗。何邁迤之會。而獲見斯人。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

郡王段氏名秀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

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為

淳和。發為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

泚反天。悖人因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於

京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徵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至京。以糧賜不給。鼓譟起。時朱泚以太尉家

居。亂兵擁為主。遂叛。朕深惟罪已之誠。遠遵避狄之義。駕自中

禁。狩於近坳。時駕從苑北門出。幸奉天。賊陰謀為奸。陽言示順。以

公嘗任涇帥。素得士心。採諸眾情。引以自助。時秀實以司農

卧子陳子龍曰
揚忠挾義體裁
高朗

卿家居泚遣騎召之不納騎公感時悲憤思定大業

謂復國安人由已不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

可以虛死略匹夫之福介蘊曠代之宏規內貞其心

外混其跡秀實見泚說以奉迎乘輿泚不悅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

而圖之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未發賊果不疑委

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

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紆

難陰陽若神泚遣將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事急矣使靈岳詐為

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於時物情危疑

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茂濟

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秀實知旻

歸必死復結海賓明禮共圖泚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閣中露其奸

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玄鑿

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

敗面既躡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

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旻至泚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議僭號秀實奪

源休笏擊泚被害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

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孝資忠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各履於達道同臻於太和天平不融生彼狂悖
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之輟饋忘寐詳求其理
抑有以焉茲朕不明敗德招損故列聖垂祐儆戒於
子則泚之亂所以懲既往勗將來禮教陵夷風訛俗
弊故上帝玄鑒聳動於人則段公之死所以勵當今
傳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
建大功者或未立節非節不可以裨教非功不可以
持危義實相須事難並備吉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
中興尹吉甫佐宣王平玁狁絳侯以智謀安劉氏文

皇紹立

諸呂為亂絳侯周勃奪呂產軍誅諸呂

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

董卓脇國以擅威伍孚刺之而不畏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謀刺卓乃

朝服見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關乎王敦擁眾以稱亂

周顛折之而無疑

王敦入石頭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

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

屈伸合變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

時並節與名階千古已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於

神明桀驚聞之而動心仇讐感之而不怨死於義而

義著忘其家而家全

秀實子伯倫仕至太僕卿行路傷悲懦夫增

臣熙曰是難定
後追溯語極意
闡揚千載而下
猶興人忠義之
思

氣矧予之慟其可弭忘且人之所愛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徇國朕得不以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載忠勳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奮筆從戎從安西節度使馬靈察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才爲時生官由才達得司馬戰陣之法叅將軍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踐臺寺出擁旄節入爲卿士位歷十七

秀實以安西別將爲判官遷隴州果毅改綏德府折

臣德宜曰杲卿
偽迎祿山秀實
詐附朱泚皆始
以行權終於殉
節斯篇發揚壯
烈足使千秋正
氣貫皎日而凌
秋霜

衝安西節度使梁宰署爲副父喪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李嗣業署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擢光祿少卿白孝德署邠寧度支營田使知奉天行營事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以勞加御史中丞馬璘奏爲行軍司馬都知兵馬使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召爲司農卿凡十七轉官歲踰三紀封王列於異姓開府比於台司叅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慮常下人恒持順信之規罔居疑悔之地利刃在手投節皆虛貞松有心老而彌勁吞大慙於方寸之內定危疑於晷刻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有始有卒爲臣之極致者歟日月有期宅兆云畢身歿功在凜然如山

勒銘傳芳。終古不滅。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銘曰。浩浩上天。四序惟均。氣或堙鬱。過爲災氛。否不可終。必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時或迍難。乃生兇慝。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拯以茂勳。輔之明德。勳德克崇。茲惟段公。實天降靈。寧保朕躬。日月蔽虧。宇宙昏蒙。回然明誠。獨誓深忠。豺狼爲羣。狎狎逞志。咆哮奔突。乘我未備。公飛尺符。橫制醜類。變化若神。邦家不墜。元惡大憝。誘姦作狂。竊器僭名。反易天常。公獨挺身。奮擊暴強。烈烈英武。沒而彌彰。

義振名教。功在社稷。贈極上台。賞延真食。省咎祇畏。

懷賢憫惻。刻銘豐碑。昭示萬國。夫不田亦受其惠。

武宗諱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仇士良等迎立之。在位六年。

毀佛寺制會昌五年。帝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復勅

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

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田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

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

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

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

明斷之舉弘碩之
論洵有裨於風化
人心

致堂胡寅曰一
身正氣為邪氣
所傷必以五穀
六味養生之物
輔之然後邪去
而正復若盜跖
伏於室乃召陽
虎而去之是重
自伐也庸何愈
釋氏蠹民心而
耗其財武宗廢
絕之宜矣然君
臣以公道行之
夫豈不可而待
歸真乎且佛教
行乎中國久矣
非一日所能廢
誠欲廢絕釋氏

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劉
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
封二刀付居庸關日
有遊僧入境則斬之

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寢興是由
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蠹耗國風
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泊於九州山原兩京
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
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
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
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
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
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
而致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
二柄是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
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行轉滋朕博覽前
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協予
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
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
餘所還俗尼僧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

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需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掃除餘風亦殄矣

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被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遊惰不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宋齊梁陳四代賦役莫不由是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九

終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目錄

唐李百藥親享廟樂封樂工等疏

傅奕請除禘元祀疏

張柬之請除釋教疏

徐賢妃審官疏

請息兵罷役疏

房喬十思疏

諫伐高麗疏

魏徵前疏

論治疏

請罷工役疏

上十思疏

論十漸不克終疏

求賢審官疏

張玄素

請罷修乾元殿疏

李百藥

封建論

馬周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岑文本

上太宗勤政疏

褚遂良

請復高昌疏

張蘊古

大寶箴

論治疏

大寶藏疏

夷蘇古思疏

論史高昌施疏

審發夏審官疏

張主太宗謹施疏

岑文本修乾元殿疏

李備奉縣享廟奠桂樂工等施

無風建論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

御選晉云由州縣入主少縣縣發外之其為書如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傅奕相州鄴人曉天文曆數高祖初召拜太史丞遷太史令

請除釋教疏奕極惡浮圖法武德七月上疏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

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

痛斥異端理明氣壯始能為此非過激也

臣正治曰唐初承蕭梁元魏之弊故釋教熾行此疏可謂中流砥柱

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

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

周書洪範篇

降自犧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

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

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

於苻石羗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

災也梁武齊襄足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尙

致亡國况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

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疋配卽成

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

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

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

徐賢妃

名惠。湖州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善屬文。賦小山篇。太宗召爲貴

妃

諫息兵罷役疏

審諤之辭得於宮掖。貞觀之治。故爾流聲千載。

致堂胡寅曰。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爲百王之法。然魏徵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後漢書。光武將封禪。求武帝元封故事。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白虎通云。封禪用金泥。玉檢。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

既死則直言軍
聞重以長孫無
忌時獻諛語是
故太宗晚節益
自矜伐征討不
休營繕相繼房
褚二三公亦不
敢進藥石之規
而一宮妾乃能
納忠上雖善其
言亦不能改也
於是見太宗之
德益衰而志彌
荒矣

次崖林希元曰
首舉漢武齊桓
以歸美太宗之
辭封禪後勸之
以大業易棄宜
慎終如始字字
珠玉向句藥石
丹宸永鑑千百
載後諫臣猶報
其餘喙

卧子陳子龍曰
含諷抒箴婉麗
深至非止姜后
脫簪之規班姬
辭輦之對也

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
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
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項年以來，力役兼總，東
有遼海之軍，貞觀十八年太宗親征高麗西有崑丘之役，貞觀二十年帝
如靈州遣李勣擊薛延陀降之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
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
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
糧。是則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它
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克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

兵先哲所戒。昔秦王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
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
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
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
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
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
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
逾時，玉華創制。太宗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
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惟所居殿覆
之以瓦，餘皆茅茨。貞觀二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
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

臣德宜曰却肉
辭輦同其忠悃
遜其典贍

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
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出錢雇人曰和雇不無煩擾之弊
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
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
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
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
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
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
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

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
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

奧秘於麟閣

麒麟閣藏書之所

盡探賸於儒林千王治亂之

踪百代安危之蹟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
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日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
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
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
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
乾坤永大

房喬

名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太宗狗涇北，喬杖策謁軍門，一見如舊。太宗即位為中書令，進爵邢國公。卒，諡文昭。

諫伐高麗疏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時喬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惟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太宗雖不從，然見表嘆曰：「此人危篤若此，尚能憂我國家。」

文勢浩瀚靡有涯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

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

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

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

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

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

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嶠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

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

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

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

瓊山丘濬曰：房喬從太宗起民，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禹脩方岳，貢曰：朝鮮小夷，命將興師，特易摧破。而隋唐天子親屈萬乘，駕六飛而終不克者，遺將則偏師獨克，便於趨利親征。

則六軍徐動計
出萬全彼易於
為備而我難於
再舉房公臨沒
痛切言之可謂
忠誠之至矣

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
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
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
鍾繇詞窮賈馬。賈誼司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輕翰。
張芝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
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好
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
鶴荷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
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登堂臨魏

徵之柩

魏徵卒。太宗臨哭之慟。

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

太宗征高麗

麗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

負填

道之薪。則情感天地。

太宗渡遼。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道。

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鞞以助役。

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

獄。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
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
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

身之胡三省曰
明謹用刑重人
命也踴躍用兵
則忘人命之為
重矣引彼形此
房喬之言可謂
深切著明

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闕畧。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况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轎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

身之胡三省曰
說到此分明見
得高麗不必征
當時在廷之臣
諫東征者未有
能及此者也。此
是忠誠懇切中
流出
水心葉道曰太
宗親因隋伐遼
故能奪有天下
乃復事高麗身
與之終不畏他
人踵其後乎不
惟不誠反復已
亡之不勝為異

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寃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寃。高麗臣莫離支弒其君建武而獨專國外為新羅報讎。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以璽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不從。於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

代雪耻其用心
之謀見理之昏
何止以好大喜
功為病哉
東發黃震曰房
喬謀臣而守正
至死不忘諫然
所以為社稷長
計者未及也
反覆援引文勢自
相貫注辭亦淹暢
不拘

禹脩方岳貢曰
語語人情之內
自成格言

臣廷敬曰所陳
不主一意每段
自為起止而議
論相生穩切情
事詳而不浮質
而不倨卓然名
奏議也

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
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邇肅安臣老病
三公朝夕入地所恨既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
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倘蒙錄此哀鳴卽臣死骨不朽

魏徵

字立成魏州曲城人初事李密後歸高祖
隱太子引為洗馬太宗卽位拜諫議大夫

進左光祿大夫鄭國
公卒贈司空諡文貞

論治疏

貞觀十
一年

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
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

朝無疵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
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
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
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
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
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下和
所以泣血者也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
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爲墟郭公善
用惡惡不能去卒亡其國史魚所以遺恨也史魚病將卒命其子
曰吾不能進蘧伯玉

退彌子瑕是吾爲。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釁志存泛
臣不能正其君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釁志存泛
愛引納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
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
以爲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
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
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爲國家者急於進君
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
上下否隔亂亡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俗常人心無
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

臣乾學曰止善
善惡一意精
晰入微要之哲
后知人以心相
遇而已務寬大
而或失之踈簡
求精詳而或失
之苛細皆不能
無弊所以論知
人而必本於知
天也

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
爲誠直以同德爲朋黨以之爲朋黨則謂事無可信
以之爲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
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
遠近承風混然成俗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
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
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
也若時逢少隳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旣不
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

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已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已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爲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旣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

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爲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

臣英曰：好惡乃爲治之本，故篇首重敬斯義。媿特詳論德禮刑罰，其說多祖董賈而文則有漢唐人之別。

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
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
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
義則無畜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
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
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
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
而內正道內讀曰納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
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

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
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
德者所以循已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鑠
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
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
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
之慮則醇醞之俗言俗如酒味之和也。醞音驗復見於茲矣後王
雖未能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
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

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爲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僞。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以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

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爲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

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爲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

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

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

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周禮

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衆所善，然後斷之。是

以爲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者也。立

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

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

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

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歸也。故爲君以苛爲察，以功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訐多爲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况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爲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

所爲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爲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祇以取誚，將何益乎？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太公述丹書：武王聞之，退而爲戒，乃書於几。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鑑孟槃爲銘。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

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

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堦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况疎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欵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因所言卽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

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欵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况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爲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太宗手詔褒答曰省前後諷諭皆切至之意固所望於卿也朕以虛薄多慙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彼巨川不藉鹽梅安得調夫五味賜絹三百匹

論古今奢儉非槓
華攬藻之文

水心葉適曰考徵傳中提耳訓
飭與察父嚴師
之語無異而大
抵以煬帝為戒
舜非不戒丹朱
成王非不戒紂
然舜則無之而
太宗則有之也
或又曰太宗何
不自置於無過
之地必待形於

言動而後以受
規為美余觀太
宗固念在前克
念在後聖狂反
手明白洞達如
使苟身無過耻
於見攻處偏受
之地墮復諫之
域則其所喪已
大矣此又學者
之所當知也

請罷工役疏

貞觀十一年帝作
飛山宮徵上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雄南面臨下
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
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
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
甲兵強銳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
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
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强不虞
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

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
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
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
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
豈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淮南
有九州八柱注曰崑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四維弛而
地下有八柱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更張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遠肅邇安不踰於期
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
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

水窓劉友益曰
飛仙宮之制不
可得聞然以其
名觀之侈可知
矣是亦日月之
一蝕也徵之諫
也宜哉

瓊山丘濬曰魏
徵諫太宗作飛
仙宮其言至切
世主所當深玩

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
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
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
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
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堦，悅以使人不竭，其
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
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
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靡麗，
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

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
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
事無可觀，則人怨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
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
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左傳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十思疏 貞觀十一年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

風格詳整中特多
懇到之語

震川歸有光曰
十思之論過人
欲於將流存天
理於將滅寔古
今帝王之龜鑑
也文字雖異於
漢又一代之風
氣矣

禹脩方岳貢曰
論君子小人之
際極中事情當
時封德彝權萬
紀之儔猶並列
在朝故徵勤勤
言之

見素林俊曰魏
徵十思十漸疏
為唐朝奏疏第
一看來此等文
字意懇至而詞
不甚激却有一
段溫雅處太宗
稱其斌媚當不
獨以其人也

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

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

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即虞書亦行有九德。

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

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

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鳴

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

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疏奏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

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以後，務在

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邵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

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

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理也。曾位極台

司，名器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

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弦韋，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若魚

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論十漸不克終疏 貞觀十三年徵以太宗漸好奢縱，恐不能克終儉約。

乃上疏諫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

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

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

易戒履霜書言惟
幾皆致謹於漸之
義魏徵舉十漸以
立說殆亦慎終於
始之道也

水心葉適曰貞觀致治全在魏徵以諫諍事考之如堯舜禹益臯陶湯伊尹武丁傳說皆是防虞警畏功用非有驕淫敗德實亂於政也至詩言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見亦入則尤精密不惟本無敗德亂政之畏而其身未嘗不先以有過自處古人所謂防虞鑒省者抑又其次矣近世乃謂漢高祖唐太宗但以改過不吝從諫如流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使堯舜文武之聽受禹益伊傅之進說精粗不辨微顯莫察於治道之統紀所失多矣太宗之於天下其驕奢淫佚猜阻疑間動衆勞民者色色皆有使其天資不幸而不能聽諫又不幸而無魏徵之

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

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

能諫則禍亂隨之矣然則實無過而諫不能忘與實有過而諫不可緩豈得並日而語哉

臣熙曰唐初諸人文尚排麗魏鄭公獨長於論事質實而不雕琢陸宣公獻納此文多本於此

臣德宜曰古人敬小慎微必於其漸太宗政治未至鮮終徵鯁鯁致戒者亦不忘在莒之義也

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書五子之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爲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

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跡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

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
不○間○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
致○理○之○道○疎○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
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
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
旅燠○之辭○之辭○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樸○還○淳
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
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末○作○滋
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

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
長○恒○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
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
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
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
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
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
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
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慾○內○除○畢○弋

臣廷敬曰太宗
功烈高出唐宋
而徵所陳如此
者將比隆於三
代也英明之畧
濟以敬慎之心
則初終如一此
疏具見徵之遠
猶

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
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
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
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
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
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
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
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
外官克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

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
聰辯之畧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
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
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曲禮篇之辭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
賢以爲申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已從人恒
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
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
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
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

臣英曰貞觀之初非無水旱而儲備有術民無携貳可以識天行有不齊之數人事有補救之權也

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夏日悉留。和雇

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克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爲中郎將。結故部落爲亂。犯行宮。踰四重幕。衛士死者數十人。追獲斬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

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王可爲而不爲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德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

千慮一得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

疏奏帝謂徵曰

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爲屏幃朝夕瞻仰又錄付史館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黃金十斤馬二疋

求賢審官疏

貞觀十四年

開闢盡變列論臣品可謂曲中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

水心葉適曰太
宗初立謂臣曰
正主御邪臣不
能致治正臣事
邪主不能致治
惟君臣相遇有
同魚水則海內
可安於是有諫
官隨中書門下
及三品入閣之
事此太宗自知
治道所由不待
人言而發者也
徵之此疏亦即
此意

臣乾學曰六邪
六正曲盡人情
之變無以百家
之言而忽之

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揆
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內
成。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
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與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
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
之馬。漢書武帝使李廣
利伐大宛取善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
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
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况從仕者懷君之
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
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為忠。則可使

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
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
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
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
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
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
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
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
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

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

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

臣英曰分別臣
品以爲審官之
實監義不刊

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理不可誣以姦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

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

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疏奏帝甚嘉納之。

張玄素

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貞觀初召對。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為民。頃之召授刺史。

四心昔請罷修乾元殿疏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乾元殿。以備巡狩。玄素上

疏諫。

鮮不煩蕪而義甚
奕豁彌足使人繹
思

瑣山丘潘曰唐
太宗之為君也
營一行宮固未
必至於亂而張
元素至比帝以
隋煬帝太宗不
惟不之怒而且
加賜以旌其言
賢哲之君所存
所行有可為百

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歛。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諸王今並

世之法者此類是也後世昏君庸主諫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惡之矣此所以甘於為庸主而坐受亂亡之禍哉

南湖下奉曰元素為臺諫事太宗諫脩洛陽宮至以桀紂煬帝為比是真臺諫也繼為東宮庶子事承乾游畋不學則諫不見賓友則諫醜德日聞則諫致使承乾遣戶奴過之刺客伺之而其直烈不肯少降是真宮僚也夫承乾下愚不足責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復脩此宮何耶水窓劉友益曰太宗初平洛陽毀隋宮殿今乃反更脩之然一聞張元素之諫隨即罷役此魏徵所云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哉

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饑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未能復舊奈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

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畧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

閻公徐孚遠曰
唐初諍諫之文
氣直者多詞雅
者少此文為庶
幾

該洽精詳深明於
損益之宜利害之
故可謂閱緯碩議
矣

子京宋祁曰建
侯置守如質文
遞救亦不可一
概責也救上崩
之難莫如建諸
侯制尾大之勢
莫如置守宰唐
有鎮帥古諸侯
比也故王者所
救為之勿及於
弊則善矣

恐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

史記

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人為之亦苦民矣。則

天下幸甚矣。

疏奏太宗顧謂房玄齡曰：玄素上表，洛陽

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止。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疋。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李百藥

字重規，定州人。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仕至禮部侍郎。卒諡曰康。

封建論

貞觀十一年太宗欲封建親賢百藥上此論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

思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

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

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

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

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

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

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

夫號呼而七廟墮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

不受命上玄冊，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

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曹操父嵩為中漢高徒役

東萊呂祖謙曰
隋氏離亂黎元
始蒙德澤一朝
棄之為諸侯之
隸未可一也既
立諸侯當建廟
社禮樂儀衛頓
闕則理必不安
粗脩則事有未
暇未可二也大
夫卿士咸資俸
祿薄賦則官府
困窮厚歛則人
不堪命未可三
也王畿千里征
稅不多貢賦所
資在侯甸之外
今並為國邑府

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
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
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
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
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
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
冥也至使南征不返周昭王南巡沒水中東遷避逼禋祀闕如
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
閏餘數終百六秦世為閏餘百六為周之厄數也受命之主德異禹

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啟夏禹之子誦周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
之輩咸開四履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將閭子嬰之徒俱啟千乘
將閭秦公子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
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
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
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
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
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鏃船求劍未見其可呂氏
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膠柱成文
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鏃音刻

彌多所惑。楊子曰：以往聖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鼓瑟。徒知問鼎，請隧有

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秦王子

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

災，既罹高貴之殃。魏高貴鄉公名髦，為司馬昭所弑。寧異申繒之酷。

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申侯怒，與繒及天戎殺王，驪山下。此乃欽明昏亂，自革

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

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異，政疆陵弱，眾暴

寡，疆場彼此干戈，侵伐狐貍之役，女子盡鬻。鬻，麻髮合結也。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鬻。○鬻，莊華切。嶠陵之

師，隻輪不返。公羊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畧舉一

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士衡名機，著五等諸侯論。

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委九鼎，謂三王。

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

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

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

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

稱：元首名問，魏人。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

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

臣廷敬曰：封建郡縣，人持一說，而古今異勢，此成法之所以難泥也。然主郡縣之說者，止據此時勢以折人而此獨推本德教所見，出人意表。

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
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
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形人力
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
舒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公與二人
飲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
舒病之遂弑靈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衛宣公
公徵舒夏姬子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譖伋公命伋之
齊使賊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竊其節先往賊殺之
伋至曰君命殺我賊又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內
殺之壽朔當作伋壽

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
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
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豫章太守清儉
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妻子不

至官舍後漢何並為潁川太守
每至官妻子不入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

後漢左雄為冀州刺史在
任不舉煙火常食乾飯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
攸為

吳郡太守載米居
官惟飲吳水而已南陽太守敝布裹身後漢羊續為
南陽太守常

敝衣薄食妻子資
藏布衾敝裯而已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後漢范丹為
萊蕪縣令家

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
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

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

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

臣乾學曰封建不可復行自是氣運使然議者紛紛大率膠於成說而不能權之情理耳斯論既出柳子厚馬端臨繼之始有所折衷矣

臣杜訥曰溯封
建之流弊在春
秋時已然則拘
牽古法者益失
所據矣百藥殫
心謀國故著論
透闢乃爾

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畧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
帛之君。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之。非禮也。驅篇之辭。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稜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助華

既往至公之道。斯乖。况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乘

時。華夷雜處。後魏拓拔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

者。學長短。從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

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開皇隋文

帝年號。文帝為周宣帝后。父宣帝崩。輔靜帝。因受禪。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

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

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

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

嗣膺寶曆。情深致理。綜覈前王。智周於萬物。道濟於

割薦之辭出之以委蛇蓋由其忠誠

內結耳

致堂胡寅曰自古繼世之君得養其母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為憚周若以此深啓帝心使力慕大舜事親之道則太宗必聞言感動而九成之車不祝自止矣

天下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

會馬周亦上疏諫，乃罷封建議。

馬周

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仕至中書令。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貞觀六年

微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

履其跡，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效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

南湖丁奉曰貞觀將相皆隋舊臣絕無節義惟馬周筮仕於唐遭遇太宗忠蓋累疏一言孝敬上皇一言親事宗廟其餘莫非陳善閉邪犯顏觸忌之語史氏記其不逮傳說呂望是責備賢者耳若論貞觀之臣則周之出處純乎無玷者龜山楊時曰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不止其行

而速其返是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所以堯舜其君哉

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眾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嗣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家國

蒙患。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也。左傳越椒反楚滅若敖氏

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正欲存之也。則欒黶之惡已善立其孫箴尹克黃。

彰也。欒黶欒武子之子。圍士鞅曰。欒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及甘棠。况其子乎。欒黶

死。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惡實章。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使

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

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才行。隨器而

授。雖翰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

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

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

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曾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乖則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屈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

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它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儕，止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受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組，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

岑文本

字景仁，鄧州棘陽人。貞觀初，除秘書郎，歷官侍郎，卒。贈侍中，諡曰憲。

上太宗勤政疏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文武各上封事。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旣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旣承喪亂之後，又接凋

開引其端而所包
至廣政之體要畧
盡於此

水心葉適曰此
文本為中書侍
郎時為貞觀十
一年穀洛泛溢
而上封事也可
謂切於治體新
史削而不載唐
人議論雖若淺
短然如此見識
新史本所不及
故輕棄之也

臣鴻緒曰典雅
肅穆絕無囂張
之氣

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
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
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
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
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
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
生則怨氣克塞怨氣克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
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虞書大禹謨孔安國曰人以君為
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

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
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
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
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
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遊畋之娛
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橐
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
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
與三王比隆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

唐之郡縣高昌者
國家服遠之畧遂
良請復高昌者臣
子謀國之忠兩者

正不妨並美耳

東萊呂祖謙曰
太宗志在西域
自高昌始故得
其地而守之不
暇願勞費魏徵
遂良之諫萬世
之長策也太宗
不暇願省此後
焉者龜茲之伐
繼行遂置西鎮
而中國之民萬
里征戍自茲始
矣

殷太戊時事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雉雥於

鼎耳殷高宗時事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猶當轉禍

為福變災為祥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

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疏奏帝深納其言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貞觀中為起居郎高宗時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尚書右僕射以諫立武氏累貶愛州刺史卒

請復高昌疏太宗既滅高昌每歲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

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

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玩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

置校尉師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

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

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

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

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

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

光武中興不踰蔥嶺建武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請都護光武不許蔥嶺西域

山孝章即位都護來歸明帝始置都護戊巳校尉及章帝時焉者龜茲攻沒都護

南湖丁奉曰夷夏不容相溷天地之大分也太宗郡縣四夷以縱一時之貪然戍守艱難不踰三年而即自悔咎故君子取其悔而病其貪也禹脩方岳貢曰語云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以太宗之雄才大畧而諸公贊之皆以深長切近之計固宜其國無遺謀矣

水窓對友益曰取一國而郡其地誠盛舉也以理觀之利人土地奪而有之義安在哉遂良之諫非不明白而太宗不從者好大之心勝之也

陳睦匈奴軍師圍戊巳校尉帝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自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年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違禁犯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

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易繫辭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旅葵篇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賾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微給

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

張蘊古

相州人太宗時除大理丞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蘊古以為不當死御史

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悔之

大寶箴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取以名篇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

炳炳琅琅如觀禮樂之器

南湖下奉曰予讀唐史惜張蘊古之無傳而大寶箴之不錄也

至少微與細目錄之則蘊古之忠賢得白矣又惜乎箴內諸詞太宗多不能實踐若於所謂眾怒而後加刑伸其屈而直其枉者乃即於蘊古而反之不待眾怒特以權萬紀一言遂怒殺之為呼蘊古之箴能庇萬人而不能庇一身可勝慨哉

於人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天子出稱警入稱蹕警者戒肅蹕者止行也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紂為糟丘酒池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

荆川唐順之曰
聖人之大寶曰
位此篇專箴人
主守位之難其
辭委曲可示鑒
戒

震川歸有光曰
名世之見名世
之言誠足錫金
石而勒鼎鐘者

臣鴻緒曰義蘊
博大如海涵地
負綜括靡遺而
言言精確皆堪
垂訓

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
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
聞之。夏后據饋。頻起。史記夏禹一饋而十起以勞天下之民亦有魏帝
牽裾不止。辛毗諫文帝事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
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
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詩皇矣篇書曰。無偏無黨。書洪範篇一
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
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
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

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
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
於未形。冕十有二旒垂於延之前雖黈纁塞耳。而聽
於無聲。黈纁黃色綿也。以黃綿爲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聽讒邪也。黈他口切。纁音曠。
曠。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
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
寧。王之貞。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四時不言而
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
吾王撥亂。戡以智力。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

古文書部第三十三卷

